

短篇小說 第三名



高翊峰

出生：民國62年生

學歷：文化法律系

現職：舞蹈老師

曾發表作品：走道、在鏡子面前闔上眼的阿彩

獲獎記錄：國軍文藝獎小說首獎、中央日報文學獎小說第二、寶島小說獎佳作

創作理念

努力付出必有回饋！我想這只能說是原則；有許多例外，無法套用。好比對家人的付出，就未必看的見回饋。特別是不彰顯也沒說明的付出，更是不易讓受餽人查覺，而自動地回饋予自己。家人間的相待，正是這種付出！為家人分擔憂慮，是應該的！這甚至會被定義為一「家」這種共同生活裡的一項義務。一旦披上義務的外衣，就很難不去壓抑心中希望另一個人做出回饋的念頭。因為，這念頭在我們的倫常教化裡，被歸屬為應該被犧牲的個人慾望。對家人的付出與回贈，我無法定出標準，只希望藉由《阿月的家工平車》這篇小故事，試著對第一句話，做一個逆向的解讀——若察覺自己有所得，應該努力尋求，到底是誰對自己付出了！特別是，家人！

阿月的家工平車

短篇小說

一連下了整整三個禮拜的頭春田水，今早終於停雨。近十點一刻，頂頭上的天，仍舊像是剛泛白的清晨，灰迷陰霾。

阿月從市場買菜回來，走進四樓公寓，滿手地雞魚肉菜還沒放，又急著用胳膊窩緊夾雨傘的拐手，扭下門鎖上的鑰匙串。

進門時，阿月沒喊聲，因為兩個兒子這時應該都出門辦公跑業務了。不過，放下菜後，她還是慣性地往兒子通舖房裡鑽探，準備順手鋪摺棉被和收拾可以浸洗的髒衣。

阿智～一聲長音，阿月對著下舖床架的飽鼓棉堆咆叫：你怎冇去上班？

我跟頭家請假ㄟ。阿智從棉被裡露截頭毛回答。

你這樣做事情作不得啦！一日有一日冇。

無怕啦！反正月底就嘅辭職。

你怎這樣講！做一日嘅像一日，對頭家才有交代。辭人頭路，事情嘅交代清楚來。

我知啦！我跟頭家講好，月底前會嘞客戶移交好來。你莫吵我睡目啦！我昨畢日暗埔頭，晝到三點才睡㗎！

褥被一扯，兒子阿智把不願面對阿月的自己藏護得更好。阿月臉譜無力搖搖頭，不再追唸。她知道兒子阿智躲著她，不想談為什麼辭職的這件事。

阿月把一臉盆的髒衣丟入雙槽洗衣機內，可是，心思卻丟不下兒子阿智，又喚叫著：阿智！桌頂有吐司，先起床，食食啦，再鼓睡味！

阿月停下手邊動作，略略探頭陽台，傾耳捕捉任何一絲絲從阿智臥房外窗可能傳來的回應。在足以令人沮喪的秒時過去後，才傳來一道帶著埋怨的微弱悶聲：好啦～我睡一個目，妳就囉哩囉嗦。

吓吓吓！是棉褥急急被掀翻的特有聲響。

阿月杓倒一匙洗衣粉，心罵這個兒子急烈性子的壞處，也擔憂他那踏踏踏得病似的拖腳，下一步該踩往哪、踩在哪？

阿月心頭一慄，瞄看手背上的時間刻度，知道自己沒時間可拖，趕緊調轉低水位，按下弱旋轉，將定時開關的凸箭頭扭至洗衣之後，升拉起動。她轉身入廚房，切了肉片，滑進昨晚贖餘的白麵湯裡，回熱，高聲喊著：阿智！碗籠底下有花生醬，作得拿來抹吐司。

知啦！

噯跟你泡牛奶麼？阿月邊說，邊開冰箱翻找有沒有其他舊菜可替麵湯添花的。

無使啦！

阿智！湯麵，媽媽先跟你弄燒來。下午頭，你餓～再食。

隨便啦！

留阿智在家，沒有駕照的阿月，匆匆憂憂地搭上公車，前往五個站牌外的兒童美語班。

一上公車上，阿月就驚覺自個忘記提醒兒子阿智要吃皮膚犯濕癢宿疾的藥。接著想到，出門前沒有點數昨晚小兒子阿典拿回家修改的衣褲件數，而那張註明客人要求的紙條，也不知讓自己塞到哪去了。

專注回想的阿月，始終站著，扶把下騰出空位也沒發現。直到身邊不好意思坐下的年輕人輕拍肩背提讓後，她才應謝落坐。

一落坐，阿月整顆心又被追究兒子阿智為什麼要辭職的疑問給俘擄。心想，兒子阿智平時雖然少話，可是，遇大事，還是會跟自己談談的。這次辭職，卻一點絲跡都沒有。

全日班的小學童，三五橫排地蹲坐在構不著小腿肉的矮凳上，如仰望崇拜偶像般，聆聽著美語老師的耳話。

往廚房走去的阿月想著，這女老師的年齡，應該和兒子阿智差不多吧！

突然地，阿月奇想也許可以跟美語班的老闆娘借場地，來讓阿智開兒童美術班。可是，光說借，開不了口；談租賃，又沒那筆錢。但阿月清楚，試著幫兒子找一個這樣的機會，是自己目前唯一能做到的事。

問問看吧！阿月告訴自己。

阿月用量杯掏數十五人份的白米，洗滌後入鍋。洗了蘿蔔煮湯，炒了湯匙菜也燉了五花肉塊。心想，小孩得吃得營養些，她又補煎了足數的蔥蛋。在等湯等燉肉的時間裡，阿月泡了米粉，準備用作下午三點的點心。

飯菜備妥後，就等小朋友下課分盤裝食。阿月搶足時間的空隙，在午餐前把門口的服務檯桌面抹過一次水布，拿報紙穩潔擦亮玻璃門，擺整書架上的一本本精裝的圖畫童書，再把開飲機的活水加滿。

阿月熟練地做著這些每天反覆運作的舉動，心中仍不忘擬著如何向老闆娘請求的口稿。可是，心中總有不知如何啟口的尷尬和這把年紀還得求人的羞恥感。

一個上課不專心的孩童，藏頭晃腦，調皮地斜眼偷瞄阿月，和她玩起眼睛的捉迷藏。阿月怕打擾老師上課，隔著大玻璃，偷偷地用手指示意孩童要面向老師認真聽講。

孩童滑頭，逗得阿月不得不也擠眉弄眼起來，一會兒，三四個小孩都開始和阿月嬉鬧起來。等阿月察覺應該停玩時，女老師也吆喝安靜。阿月對不住地點頭歉

笑。老師知道是小孩頑皮，也以淺笑回應。

阿月看著這群被老師指正卻仍舊皮笑肉抖的孩童，想起兩個兒子孩提時，也是這般惹人笑惹人罵的調皮樣。可是，很難不嘆聲氣地自責著，這些小孩現在所擁有的機會，自己並沒有給過自己的兩個兒子，特別是復興美工畢業後，就放棄升學跑業務賺家計的兒子阿智。

想著想著，阿月橫定一心，往二樓的老闆娘辦公室直奔。

雯姊……

阿月！怎樣？有麥該事情？

……冇啦！跟妳講，好食飯喇！

洗完所有的卡通餐盤後，阿月浸泡了乾燥的蝦仁香菇和超市買的包裝肉絲，好當米粉的襯底。

水龍頭的水注在阿月的雙手和搓揉著的青蔥上，激飛水花。冰水冷卻了她難以啟齒的羞赧。解下圍兜兜，擦乾了手水，阿月終究上了二樓。

雯姊！

嗯！怎樣？

想拜託妳一件事。

姊妹ㄟ，拜託麥該！麥該事情，妳講？

雯姊！阿智最近準備辭頭路，妳知麼？

怎樣？做來不好，嘿麼？

我咪不知，伊怎樣就有跟我講。害我騷到～

無怕啦！後生人，多看看啲，有麥該關係。

不嘿啦！……我想拜託妳……嘿不嘿作得借妳兒童班教室，吩阿智開一間小朋友畫畫班？

開美術班嘢……

阿月看著臉色重甸甸的老闆娘，瞬間也感受到自己令人為難的無理請求。這樣

一位情比姊妹又有恩於自己的人，面對她認真思量的深眉，阿月更是感到羞慚和無地自容。

雯姊！我意思，想先跟妳借冇小朋友上課時節介教室來用，莫影響其他老師上課。租金，作得咧話，等咯慢時，再還妳……冇味作得從我煮飯介薪水肚扣減。

阿月！我不嘿跟妳講錢介事情，妳自家味知，白日，全日班學生嘍用；暗埔頭，又有英文家教，我驚，會排不出時間。

嗯！我知……

阿月！試看看啲！妳帶一張課表轉屋，看阿智時間配合得到麼？作得配合，俺睇才來計劃，看做得做不得，好麼？

嗯！我今畢日就跟阿智講看看呀！雯姊！謝謝！謝謝！

阿月！兜台北，我就妳這個比自家妹妹還親介妹妹，怎樣味嘍想辦法跟妳添手。

阿月揖身拜頭，濕膜滿溢眼眶，心中的羞怯感消失，求人的卑微感也散去，只剩滿腔的希望和感激。

一離開辦公室，阿月就開始想著要如何告知並說服阿智，讓他知道這是一個多麼難求的機會，得把握住。

阿月轉想轉想便發現，自己似乎沒有辦法說動自己執拗的兒子，因而開始轉往慌擾和煩惱的角尖。同時地，如果說服不了兒子阿智，那便踐踏了老闆娘雯姊的好心情意。

這股對不起恩人的自我責難，喘息間將阿月先前所有的喜悅感情掠奪光精。她不再追想應如何向兒子阿智說明自己為他掙到的機會，反倒滿腦子都在兜轉應該如何跟雯姊說抱歉，才不會被嫌惡。

在處理完點心的殘菜渣滓後，阿月在兒童美語班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。這種只要煮一餐加點心、掃地抹窗，就可以月給二萬的工作，阿月知道，是恩

澤，談不上一點負擔，甚至常有那種被施捨的感覺。

為此，阿月總想著，自己是欠債給雯姊了，將來有了能力，一定得還回去。可是，這回幫兒子阿智說取的機會，使得這筆人情債更加還不完、還不清。

阿月心中明白，欠給外人的，自己總有一天可以還清、可以安心；可是，自己給兒子的，卻不敢多加奢望，將來有那麼一天，能夠收到回饋。兒子的報答，對阿月來說，是一種不敢向神明祈求的願望。

四點返家，阿月吊著心膽進門，因是心中的那份建議，提不提？如何提？怎麼都定不了案。

廁所門開開，裡頭空蕩蕩，也沒藏人的棉被，只留唏噓唏噓的魚缸打氣聲在看家。阿月鬆口氣，慶幸兒子阿智出門了。

離煮飯時間還有一小時，兩個兒子都不確定回不回家吃飯。阿月想，自己緩點吃無所謂，用足了零碎的時間，改一件衣頭是一件，剪一刀褲腳算一刀，晚上就可以早點睡，不用趕裁工。

阿月走到和客廳相連的廚房。兩房一廳的小公寓，本來就畫不出客廳和餐廳的界線。原本是餐桌的那塊空間，現在填充了阿月的裁縫平車。

阿月把放在百貨公司紙袋裡的褶衣疊褲件件抽出，才發現到，原來寫著顧客要求的紙條，硬是給自己塞進衣褲夾層裡。

檢視便條紙上的要求，阿月大略地分了類。

換拉鏈的西裝褲一條，順便要反褶褲腳，另外一條褲子要放長。女仕襯衫也有兩件，一件是腰身改窄，一件是長改短袖。紙袋裡，另外有一個塑膠袋，包著兩條裙子，一黃一灰，裡頭留有一張附帶註明，上頭寫著〈土黃色裙子，中間開叉九吋長。灰毛裙可否將一片裙的中段加拉鏈，讓它可以順利穿上，又可以好走路，麻煩了！謝謝！〉

這樣的要求頭一回瞧見，阿月嘴角一揚，覺得好笑。望望時鐘，選了褲腳放長的西裝褲開始動手剪裁。

阿月翻開褲腳內緣，拿線剪，拆放了幾截線頭，再一段一段地挑抽斷線。她一邊察看便條紙上褲腳放長的吋數，一邊提起正在朵冒蒸氣的熨斗，把摺疊翻褶的布痕，壓燙平整，再於足吋長的布段上用白粉土畫上記號。

轉過身，阿月按下平車電源。二十多年的操作光景，紅色按鍵上的字跡消磨大半。車檯平面上的尺碼刻度，也被自己的手肘衣布磨平、失去準量。

阿月牽扯一條米色線頭，穿梭在馬背般的平車機的數個上線孔裡。

這些上線洞孔，比較大，和阿月長年撫摸的手肉也比較有感情，總是能夠與她的掌肉指尖，發起微妙的默契，讓引線頭，順利過孔。可是，在將線頭穿過平車針的針頭孔時，阿月卻失敗好幾次。最後，她不得不戴起掛在平車頭牆上的老花眼鏡，才把線頭固定好。她嘆自己的眼力衰竭，卻不怨怪老天在自己身上弄留的孔孔洞洞。

一移手，阿月把區分線隔粗細的分線轉輪，調到3號標準。把西裝褲腳的圓活邊，塞進鐵腳踏下後，她踩踏啟動的腳板，錚錚錚地，針頭入布，上線下鉤，下線上攀。

走了一道針，阿月正手拍壓回針桿，鉅鉅地回了幾針，雙手拉撐褲腳回針處，試試足不足緊繃耐力，就怕回針不夠密實，繃了線，給行家熟客看笑話。隨著阿月的順手推式，鐵腳踏下的褲腳布，像是被刨光的木皮般，皺著身子往後擠堆。再一趟反覆，兩個褲腳都放長了，拉出褲腳，剪餘線修線頭。阿月把兒子的世界地圖書桌鋪墊軍毯，當成的簡陋工作檯，硬是把完工的褲腳底邊熨得像是摺紙般平坦。

阿月併指輕摸縫痕，確定微濕微熱的布感裡，沒有自己覺得不妥不滿意的脫線凸褶後，才把西裝褲吊掛在身邊單桿的組合式衣架上。心頭一股滿意，阿月知道，自己現在還能靠這台電動平車，掙些收入，沒其他原因，就是自己要求自己，得讓每個送件來家裡修改的客人，對於衫褲的剪縫手工，沒得挑剔。

小兒子阿典一手公事包、一手紙袋地進了門。

阿月正在車縫剛換上的拉鏈的男士西褲，要反褶褲腳的附帶要求，稱不上細裁，早完縫工了。

今畢日怎麼佢早轉屋？阿月說。

公司事情，弄得差不多ㄟ！就先轉來。阿典說。

等一下！媽媽這拉鏈釘好，就煮飯！

無使趕啦！我不會餓，妳做妳介。對哩！媽！這是前日吩妳量身介陳阿姨選介花布，伊嘍我拿來吩妳做洋裝，裡面還有一塊布，講是襯裡。

喔！我知。

哥還莽轉屋？

不知伊走出去哪……你哥哥今畢日冇去上班，伊跟頭家講有事請假。等我轉來，就有看到伊咧！

不知哥哥頭腦兜想麥該！一件頭路，做等好好，又嘍辭掉。這下，頭路哪有佢好找。

我味講你哥哥……阿典！媽媽有一個想法，你識到怎樣？

麥該想法？

你知，哥哥以前畫圖畫得當嬌！媽媽跟阿雯阿姨拜託，看是不是借伊兒童班的教室來吩哥哥教小朋友畫圖，開美術班。

不過！阿姨那邊不嘿全部排滿滿嗎？

嘿呀！不過，阿姨講，嘿哥哥介時間作得配合，不會影響到正常上課，你阿姨會儘量跟俺嘍添手。

嘍租金麼？

阿姨講，冇跟俺嘍講錢！

……那就嘍看哥哥自家怎樣想！

我知！所以，我想，晚上哥哥轉來，你嘍跟媽媽添手講吩你哥哥知。

……喔！好啦！等伊轉屋再看啦！先煮飯，我肚屎有點餓ㄟ。

菜上盤了，阿月要兒子阿典把客廳的長茶几鋪妥報紙，順便盛三碗飯起來。阿典高聲問，哥哥阿智會回來吃嗎？阿月沒回答，直叫阿典添飯就是。上了菜，阿月叫兒子阿典先吃著來，不用等，說自己下午在兒童美語班有吃點心米粉，還不餓。阿月用手捻了一疋青菜入口，自己稱讚自己說，炒得很脆，鹹甜剛好。阿典一邊耙食白飯，一邊問：

媽！最近我拿轉來改的衫褲，妳做得來麼？會不會太累？

還好啦！都還趕得出來。怎樣？

我在想，我們跟人改衣服，都是客人拿來的，而且幾乎就只有我公司大樓裡的人。現在知道的人沒有很多，我們就已經做得不錯了。如果，我們印傳單丟到附近的幾個大樓，說固定禮拜幾到定點大樓幫客人量身、收要修改的衣服，提供客人這種主動的服務，我想，應該可以拿到更多衣服來改、賺得更多。

不過，我哪有辦法去載佢多衫褲轉來改。

作得喊哥哥幫你去載呀！反正他辭職了，也沒有其他工作可以做。

……嘿你哥哥講好，咪作得做看看啲……不過，就驚，拿特多轉來改，交不出給人，咪不好。媽媽一誰人、兩隻手，做不來佢多。

如果做到那樣，我們再請一個會做裁縫的阿婆來幫忙。

看看啦！等一下問你哥哥看怎樣。先食飯……唉！不是噯拿錢轉苗栗吩你阿公阿婆，你兩兄弟，咪無使佢苦！你爸爸又……

唉！媽！你講這做麥該啦！食飯啦！

阿月在心裡吐口氣，為自己喊哀，也替自己的兒子叫苦。心想，若不是自己的丈夫死得早，留下兩位老人家待養，這兩個兒子的路，應該是和那些考上大學的人一樣有前途才對。

自己苦，不算苦，因為也沒多少年的體力可以做下去。可是，兩個兒子都才二十來歲，再怎麼有心孝順乖巧聽話，一個高職一個專科畢業的他們，以後還要捱負多少個自己撐過的苦日子。

阿月暗暗磨牙，沒喫一口飯，又往平車走去，準備剪裁那件腰身改窄的女仕襪

衫。兒子阿典半強迫地要阿月等吃飽飯後再做。

阿月口語趕急說，今天又多了一件洋裝，費工時的，昨天拿回來的，要想辦法在今天晚上前裁改好，不然，洋裝一定會給陳阿姨拖工。兒子阿典復說，陳阿姨那麼熟識，不會介意的，而且那是春天的洋裝，現在還不是穿的時節。阿月站在臨時的剪裁工作檯上，半轉頭噴罵著，幫人做事情，不是認識就可以馬虎，就因為是熟朋友，才要加緊趕工給人，才不會對不起朋友託付的信任。

阿月把女仕襯衫攤平在軍毯上，點了頭燈，取了如月刀的彎尺和三角型的黃色粉土。拿捏好曲縮的英吋寬窄後，順著彎尺的刀口面，如同過水刀片般順手地在襯衫的腰身部位，左右畫留兩道腰線。這種手感，是阿月打年輕就從裁縫工廠熬出來的經驗技能。

看著襯衫，做得出神。阿月想起年輕時，經常也這樣自己做衣服穿。從選布、量身、剪裁到完件，都是自個一手包辦。那時在家做衣服，是為了自己的美麗；現在在這張書桌工作檯前剪腰縮口，是為了幫兩個兒子分擔些許負擔。

阿月對自己說，如果現在是在為自己量腰身、改衣裳，那該多好。真希望放下修改的工作來休息，單單只為自己做件碎花布的連身褶裙也好。

心中湧起這麼一點點的奢華希望，實著讓阿月嘴翹眼揚。可是，一轉想兒子阿智不久就要辭職，不知幹嘛好了，她又縮緊這種幻想，要自己努力設想，是要兒子阿智試著去雯姊的美語班教小朋友畫畫；還是照小兒阿典說的，要阿智開始幫忙招攬修改衫褲的裁縫件工。她腦筋裡的針釘，不論怎麼跑，都離不開怎麼幫兒子的這片裁布上。

阿月拉開書桌抽屜，亮出庄三郎牌子的剪刀。這把翻磨再磨的老鈹剪，握了這麼多年，從來不曾覺得它有過現在這般沉手的重量。沿著襯衫縮窄的黃粉腰線，左剪一刀，右追一鈹，對齊開口線，剩下的，就等一生都踏不完似的車縫線工。

阿月反轉襯衫，坐在平車前，找來白線滾筒，換上手轉機把。錚錚錚錚地，把

改窄的襯衫腰身，縫口。胃飽八分的兒子阿典問說：

媽！飯菜暖收起來麼？

先放等。我這衫釘好，就食，先拿報紙蓋起來。

媽！妳先食啦！莫等哥哥啦！不一定伊自家兜外邊食飽ㄟ。

我有等伊啦！這釘好，我自家會食飯咧！

阿月的掩隱情思被看穿，心中一股羞赧，怕兒子阿典認為哥哥阿智在她心裡比較受寵受重視，而私藏埋怨。可是，阿月也十分清楚，心牆上一直都是比較替兒子阿智掛憂的。因為，弟弟阿典雖小兩歲，可是唸的書多、受教育也是高過哥哥阿智一層，是比較能夠照顧自己的一個。自己真的經常因為寬心，而疏忽了兒子阿典。

阿月關掉了平車電源，趕到客廳茶几吃飯。電視正在播報整點新聞。兒子阿典問，要不要把湯熱過來吃。阿月說：

無使麻煩，一誰人，輕採食，就好ㄟ。

飯還沒入口，公寓外門的鑰匙洞，礫喇礫喇做響。兒子阿智進門，臉色凝重。

阿智！食飯嘛？阿月說。

還沒！

快快來食飯。

阿月放下瓷碗，平口的碗飯，一角都沒缺，白整整地又被擱置在桌面上。她端起湯碗，直奔瓦斯爐，將灶火升起，熱湯。

阿月要阿典把桌面的碗盤筷匙都收到洗碗槽，先用沙拉脫泡水，等會再洗。她自個則是翻捲報紙，將菜渣殘骨都包裹起來，丟棄垃圾筒桶裡。幫兒子阿智找來牙籤剔牙後，阿月慎重謹嚴地問說：

阿智！你頭路辭掉後，有麥該打算？準備做麥該？

我自家介事情，我自家會安排。阿智回答。

不嘿啦！今畢日，阿雯阿姨知你暖辭職，就講，希望你作得去兒童班，教小朋友畫畫，開美術班。

媽！妳做作麥該跟阿姨講我辭頭路介事情嘢！

不嘿呀！阿姨嘿自家想請你過去談看看，看時間配合得來麼！阿姨嘿好心跟我們添手。

佢多年都有再畫，怎樣教人？

你最近不嘿開始畫？

才畫冇兩張，怎樣教人！

做麥該事情總有一個起頭！試試看呀！一邊教人，自家一邊畫就好ㄟ。

哎喲！媽！噯怎樣做，我自家有打算！妳無使騷啦！

哥！你這樣講就不對了。你是她兒子，她怎麼能不擔心。媽是在幫你想辦法，給你建議。

阿典高聲說著，手裡端了水果，從阻隔不完全的廚房裡走出。哥哥阿智對於弟弟所說的，不加反駁。

阿月知道，對於弟弟阿典的指責，哥哥阿智是帶著無法抗辯、比不上人的自悲感，默默認同。比起小兒阿典，大兒阿智的性情是剛烈直率多了，說話不夠圓融、有技巧。對此，阿月有時會用眼神責怪兒子阿典逞口舌之利，但更為兒子阿智在業務客人間的談吐應對，順不順口，妥不妥當，感到擔憂。

阿月接過水果，撿起一片切半去頭尾的蓮霧給兒子阿智吃，希望能緩衝一會自己提出的想法，也平衡一下無欲強辯的阿智所受到的衝擊。她說：

弟弟！你哥哥嘿有自家介想法，俺睇就莫勉強伊去做不想做介事情。

媽！妳就嘿這樣，才會吩哥哥有嘴講不要！

阿月不再多話，拿了兩片蓮霧後離開。主要是因為自個口角不滑溜、說不贏，而把說服大兒阿智的穿針線活，交給有比較細工的小兒阿典。

回到平車前，阿月的心緒漸漸平穩落定。因為在這塊只許跨步轉身的家屋一角，有自己能做到、做好，而且可以感到驕傲滿足的工作依憑。

阿月選起紙袋裡的最後一件女仕襯衫，長改短袖。兩個兒子仍舊在聊著，大的少話，小的哆嗦……

你辭職嘿為到什麼？頭家不好？薪水特少？還是你們公司有前途？如果是這樣，哥！你現在就更應該為自己盤算下一個工作？你去找了嗎？有應徵嗎？

頭路不嘿隨隨便便就找有ㄟ！

嘿呀！頭路難找，你自家知，又作麥該噯辭職！媽跟你添手找的頭路，你又不打算做。那你想要做麥該？

阿月一邊耳聽兒子的談話，一邊拿布尺量出顧客要求改短的吋長。約略地目測了袖圈鬆緊，再對量袖寬比例。畫出貼邊線對等線之後，下剪鈹。她剪下兩邊袖口後，阿月才發現，修改後的袖手，不是一般常規，是時下流行的那種七分長度。

哥！你嘿有打算去阿姨那邊教畫畫，你作得跟媽媽添手！

添手麥該？

阿月停壓踩平車運作的腳踏板，避免發出錚錚錚錚的針車馬達聲，為的是聽取兒子阿智對這件事所吐露的珠字訊息；看看自己如此疼愛、處處為他想的兒子，此時此刻，願不願意幫忙載著她去替顧客量身收衣褲。

阿月自己不見得一定要兒子阿智親手幫忙去做，可是，就是希望聽到兒子阿智口中毫無猶豫地說出，只要是媽媽的事必定傾力去做之類的話語。畢竟，阿月打心底，不希望自己的付出，換不到兒子對等的支持。

在阿月等待時刻的閃神瞬間，聽到兒子阿智對弟弟少有的話頭反駁。

阿典！媽媽幾多歲ㄟ，你還想去拿佞多衫褲轉來，吩媽媽修改。你有想過，媽媽會累麼？你有想過，媽媽自家有想跟人改衫褲，賺那一滴滴錢麼？媽媽佞多歲ㄟ，你就不會吩媽媽多閒聊一點……你頭腦肚，到底兜想麥該！以前賺錢吩你讀書，你到底讀到哪去？

這一時刻，客廳裡，不再聽到小兒阿典的反駁，只有電視連續劇人物的對話。

阿月鼻頭一擰，酸得目汁滿盈眼眶。知道兒子阿智的想法後，她力蹬腳尖，重新踩著喜悅的平車起動踏板，鈹鈹地，車縫起袖洞的反摺邊口。這是一道縫補阿月這一生所有辛酸付出的回饋線邊。

客廳靜如伏貓。小兒阿典下樓買煙，大兒阿智回到自己的臥室。

阿月鑽心決定，明早去市場回來，就先到兒童美語班去跟雯姊說聲謝謝道個抱歉，如果阿智最後決定要請雯姊幫忙，自己就算跪下來求，也要幫兒子拜託到一個時段來開兒童美術班。

阿月不知兩個兒子現在心中的想法，直覺說，先趕線工要緊。她放下兩件特殊附註的女裙，決定先把洋裝布畫好整體的製圖線。因為製畫工圖比較費時，不先做，今晚一定會撐不贏睡蟲；如果製好圖，也許明天午飯到點心的時間裡，可以抽一個小時回來，或多或少地做些裁剪。

阿月走回臥房，拿出兒子阿典替她用電腦列印、裝釘成本的〈修改入帳〉的記帳本。一行一行，像是爬格排列的螞蟻般，寫滿了從開始幫人收件修改以來，所有經手過的衣衫褲裙尺碼圍吋和入帳金額。

接手修改衣服，有兩年多光景了。如同寫日記，阿月每天都這樣記錄著一件又一件的縫紉生活和辛勤代價。

記帳本裡頭夾有一張男女不同的收費表，也是兒子阿典參考了附近西服店和修改衣服店家的價格後，擬出的收費標準。

阿月拿鉛筆寫註今天的日期，這樣登錄著〈男褲換拉鏈130元，加反褶150元，共280元。男褲放長100元。女襯衫腰身改窄150元。女襯衫長改短袖200元。合計：730元。〉

在入帳本裡，阿月一直都只記下當天修改完工可以交件的衫褲。她認為，這樣才知道今天改了幾尺裁工，剪了幾吋的布碼，和自己今天應該要欣慰的收入報酬。

兒子阿典叼著煙回來。他走到阿月身邊，拉了高腳圓凳坐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癮煙後，緩緩地對阿月說：

媽！我有意思噯妳加做事來賺錢。我味希望妳作得閒下來過好日子。

媽媽知！無使講佢多，你也是媽媽孕ㄟ，媽媽知你介想法。不用騷你哥哥，我想，伊會有自家介打算，你做好你事情就好，其他介，媽媽來打算……

阿月相信，兒子阿典也是為了這個家，才替自己籌劃這麼多的事做，他有自己認為正確的想法，也是有心孝順，不過藉由不同的管道和表達方式罷了。

短篇小說

阿月重新把軍毯鋪平，拿出預做洋裝的碎花布和裡襯攤妥在軍毯上。察看前兩天幫客人陳妹量身的吋數。取出抽屜裡的黃色粉土，抽出角尺布尺，在花布上取畫四十身長長度後，標示拱橋型的等分記號。找出腰線，二十八吋，畫上兩條做隆起記號的胸線。翻布，在十五背寬裡，預留背後拉鏈的裁雙線，又在四十下圍上，畫好打摺記號。用長塊大理石壓住襯裡涼布後，做壓襯布記號……

阿月不時聽見身後的兒子阿典吹吐雲煙的呼吸聲，可是，阿月此時沒惦其他的，直想趕緊把手邊的洋裝製圖，畫出，剪型，好叫兒子阿典，別讓他哥哥阿智知道，再多拿點衣褲回來修改。阿月的心口嚷嚷鬧著：

我還可以做，還做得來，還有體力加做幾件……